(20.1473)
D4.20.48
069811
000507

抱朴子

外篇 卷三 四

中医学院
图书馆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晉 葛洪稚川 撰

譏惑卷第二

抱朴子曰、澄瀾寸測、庶物化生、族或能應對焉、言焉于獲識住、歸終知來、玄會鄰陰陽、妙蠕遠流、通崇或有知、過焉甘石不能勝其賾、夫唯無禮不厠貴性、厥初遂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尪陋、懸巢穴之可鄙、故構樂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先升降之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蓋儉益之隄防、人

首於五事、出門有賓之肅、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容與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慢以及庭、情慢以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

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靡可
必待也人之棄職雖猶視
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
甲百萬而自撓禍之將
本而喪根概之倣
斷之儀慶簡脫之
奈猶網魚之去水
豈圉獸之出檻
陸難也喪亂以來事
物變變寇
復一定乍長乍煞一
賊一狹忽

召議翱乎安
逸鄰情喪亂日久風
顧教沮抑
非棄三
施大楚帶
而

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舊而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之法也聽勤苦以學之書猶可不須也況於乃有皇象劉纂李伯一代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旋朱季平皆一邦之絕手如此州邯鄲之步而中國之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之法也聽勤苦以學之書猶可不須也況於乃有皇象劉纂李伯一代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旋朱季平皆一邦之絕手如此州邯鄲之步而中國之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之法也聽勤苦以學之書猶可不須也況於乃有皇象劉纂李伯一代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旋朱季平皆一邦之絕手如此州邯鄲之步而中國之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之法也聽勤苦以學之書猶可不須也況於乃有皇象劉纂李伯一代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旋朱季平皆一邦之絕手如此州邯鄲之步而中國之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之法也聽勤苦以學之書猶可不須也況於乃有皇象劉纂李伯一代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旋朱季平皆一邦之絕手如此州邯鄲之步而中國之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之法也聽勤苦以學之書猶可不須也況於乃有皇象劉纂李伯一代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旋朱季平皆一邦之絕手如此州邯鄲之步而中國之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之法也聽勤苦以學之書猶可不須也況於乃有皇象劉纂李伯一代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旋朱季平皆一邦之絕手如此州邯鄲之步而中國之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

餘而禮不足以遷哀奸排何在而乃治餉其音非痛切之謂

也又聞崔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熟以飲酒

爲性命疾患不堪風冷瞋脹在其所安非要於是凡饌

八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小

之、孔子云、喪親者羸瘠之失、固其號豈當聲之

中國哀喜令忽然無復念之情音鍾儀楚囚不忘本聲古人

遭喪者而學

飲或興鑒客引滿搆空釜於沈酣、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巽而咸艮、身不咸喪致聖者皆過哀毀病在喪、企及自勉而分人乃自取如此何解乎、謂中國之人居重巽者皆溢、殊不然也、晉文武四帝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民二十五月之禮、皆聞者之宜景世人何獨不

刺驕奢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熾烈之勢、蓋千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驕附之者罰、驕慢倨傲、則去之者疾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重

而爲之不亦蔽哉、赤有出自卑賤、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蛇泉匿便自意得、視人猶木、或曲安容長、揣管紕繆雜、後賓塡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非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善勤、以數接其情、也豈能到、盡極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巨謂也、乃長之道、定逸長之養器、量乃重之者、薄之煞俗、豈其爲之廢疾、安其爲之可悲者、若大儒人主、自尊重、流之間、神蹕九玄、巨之養器、量乃重之者、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蹕九玄、巨之養器、量乃重之者、於內、遺物於外、冠權履決、盥纓帶紳、何昔與俗人競於幹、在之便、僻修佞幸之媚、茶效上林嘆嘆之態、夫爲春蜩夏蟲、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而之求便、之以貌責之以娛、俗人徒靦其外、

淵邈務在虎鷹不料心志雖襄
舉世之佛言發足以解惑合意括裹非法不談而善逢
不能動萬鈞之鐘僚倫不能看重勿之弘麗凡慣夫非漢濱之
凡人不能料明暗於混淪之蚋非
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蟭螟巨蚊眉之中而笑瀰天之大鵬不
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濟聰明不
足以相遠理自不合無所參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
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承天恭耳拖紳子曰進人聞
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譏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儻生之
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灌腳於稠眾或溲便
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在
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跼蹐得失財不相補

向使二生敬跼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和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遠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鄰醜夫見其美、而念其疾、歸亦捧心而臏於其里、其鄉人見之、堅閉門戶而不出、貧者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其容、而不知其疾、是憐女慕其貌、而嚬效其顰、妖麗愈甚、而醜愈益甚、東施之嚬、其鄉人必不敬於其三族、而況於三世人無識、既已加之醜、又從而笑之、必大怒、而走耳、今世人無識、既已加之酷矣、行人皆憎其貌、而嘲其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識、既已加之酷矣、行人皆憎其貌、而嘲其疾、趨而過焉、老五通者、率人以修善事、則爲惡人之所敬也、人而無禮、其親戚且不敬、況於鬼神乎、夫慢人必大刺深矣、夫慢人必大則爲小人、新爲無道、鬼神誅之、必自敬焉、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加諸子之禮於三親也、黃帝居僊、亦是理歟、元之酷於世人無識、既已加之醜、又從而笑之、必大怒、而走耳、今世人無識、既已加之酷矣、行人皆憎其貌、而嘲其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識、既已加之酷矣、行人皆憎其貌、而嘲其疾、趨而過焉、貧者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其容、而不知其疾、是憐女慕其貌、而嚬效其顰、妖麗愈甚、而醜愈益甚、東施之嚬、其鄉人必不敬於其三族、而況於三世人無識、既已加之醜、又從而笑之、必大怒、而走耳、今世人無識、既已加之酷矣、行人皆憎其貌、而嘲其疾、趨而過焉、老五通者、率人以修善事、則爲惡人之所敬也、人而無禮、其親戚且不敬、況於鬼神乎、夫慢人必大則爲小人、新爲無道、鬼神誅之、必自敬焉、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加諸子之禮於三親也、黃帝居僊、亦是理歟、元之酷於世人無識、既已加之醜、又從而笑之、必大怒、而走耳

戎之將帥、余覩慷慨
侵掠上京、及晉斯請
何可不共救、既往者
者之壯勇、處雖
賢士備者、所宜共
幼之何、當竹帛其
聞聲之徒、以取容
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
然守正、確爾不移、
而知其善而期以
可耳邪、君子能使
勁矢以厲毒在不
體者、以此獨立不
達亦何苦何

泥剗足適履、
道不可屈也、
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
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
靡薄浮以索、
艱枘鑿之所爲設哉、拙
漢承諸侯行、
自相詆譸次第、
伯四通八達、
詩醜言身行、
奚事凡所云爲、健人
不忍論也夫古
謂通於道德、
達於仁義耳、豈謂通
乎勢窮而達於
俗之傷破人論、
聖人之道五者也此
盜所憧憧、一朋而已、
夫貴門子孫、
來不能經久、
科頭袒體、踞高
既辱天官又
後梁肅民之
淫邪哉有似
於寇賊之
及在位之
士、

生晚出、彼或以涇渭之竇、或佻巢窟之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賤焉。夫曷慆放者樂逸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貨殖、而富貴或亦隨之、則凡夫便謂四通八達者爲之、附己者爲之、履之而不及納、帶之而不如其飾矣。此逸身廢道而不免於貪賤之譏也。其無行之人、莫不慕此、相引而不知足以自愉也。其無識之士、或以自高堂連袂入室、出則連騎、講會則車致所欲則必副、言論則鬼饋、有憩則鱗萃、所論薦則鬼敬、所論薦則鬼聽

有武是猶之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事愈煩劇所重其唯百里重牧以是乎出詠球會牧守雖賢而令長尤宜得人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主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達也或得父兄貴重而子弟以闇望見選或高人嘱託而凡品以無能見錄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等亦時有快者矣其能自効立勉循清快若不爲盡無所申也要於不精者舉多矣其能自効立勉循清約夙夜在公以求響懽風績之不著恥知己之謬圖肆情慾慾之指氣是在庸

所司官知其有定額主人與劫彈絲終於怒詈解
中傷不敢抵觸甚食廢矣如此廢者懈則不得
離飯者懈則不得食之感於一蹶之忘而不
之感于丈之陂漫於一簣之忘何可不深
而兼斤兩者或金鉉鐵而在情掌利分者或
之者既不爲官捍凡而求之者又不自調不任於
而爰然敗者矣或有藏漏馬騶者而民敝
荒敗民而民敝或有藏漏馬騶者而困盲姓者矣或
而致弛壞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庶事亂者矣或
而行淩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庶事亂者矣或
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好與不急而廢政而政
或有聞善擇言而廢政而政或有好與不急而
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爵訟而刑獄亂者矣
或有以音聲酒遊而荒田獵而遊

爲寇賊覺咎發聞冥
禁毒亦已深矣夫大
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輝耀景
王命者審艮樂之
者慮中道之顛躓
四凶之不退三皇豈定四五帝豈難六哉

接疏卷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
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鴻之乘勁風翩乎
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
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
積素行乃託政則陳韓

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忮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嘗肯稱新而斃敝、粒乃炊、井瑕棄璧、披毛索癥、

鈞世卷第二十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識淺力近、故露而易見、比彼雖曉、猶溝瀆之方、江河、塤篪之並、意淺而能揚洪流以東注、書不出奧、俊則不能備致、故言不可間以丸、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會究竟者、不可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祇、器雖冶鑠於嗜慾、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實且大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

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則古之汪濊博富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能勝今之作者。何耶。然寧棘之徒。嘐嘐所詆。有耳無目。何肯謂。新劍以詐刻加價。鄭衛以淫哇見貴。其於古人所作。爲淺爲深。爲雋爲永。世所著。儒謂之遁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當山淵使臨筆者得衆伐漁獵其中。然而言者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樗櫟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也。雲夢之澤。孟諸華屋之丹雘也。雖饒而未可謂之盛膳。煎熬之盛。膰鮑狄之嘉味也。今與古詩書並有德行而一倫百技。不可混之於文。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關。抱朴子

爲懸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窓戸
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敖廬鈴之詰
祭祀而清廟雲漢之歎軍旅而六月之作何如郭
侯滅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
之篇文者咸以吉
詩三百未有
定於僞一賢之所作
者事事醇素參則莫不彫飾時
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羣錦麗
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曩衣
輜軿如而又牢未聞謂
車也書猶言也若
教戒人豈知之哉
若易以易曉
爲越越則書何故以難
知爲好哉此
相解以
若舟車之代步涉
文墨之改結
繩後作而善於前
事其功
業
相次千萬者不可
復縷舉也世
人皆知之快於曩矣
何以獨文

章不及古邪、

省煩卷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以入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成而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一拜俯伏之無已、言講試累月、督以趨進、遲晝夜修習、廢寢忘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整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慢、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聖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聖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弛可乘也、自建寧之後、魏之

抱朴子 乙

文武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豐凶
亂既平朝野無慮任重倫遠於是
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獻
替制無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
用之物細豆瓠簡澤之屬衣冠車服則
之制旗章采色之差宮室尊卑
之變都祀諸祭之法祖禰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儉約夫約則易從儉則興用少則豐溥煩則疲事無過差豐薄則調求者無苦
拜伏揖讓之節并降盤旋之容使易足敘事無令小
易案用今五禮通擾雜飾粉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
曲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

自非至精，莫不惑焉。
考校判例，嘗有第一年竟不斷了，治之勤，甚決嫌無地，憔悴決斷修之華，首不立，妨實自月，
殿棄他業，憨囤於本書，今君破舍，雖俗，次比種稅，
央矣，長致章句，多
抗其網，畯其令，頻
倍之役，諏諸儒爭，
設之煩，將來達者，
此亦改，燒石去血，
去巢居也，然守常，
之徒而，孳闇此義，
必將愕，然創見，
謂之狂生，
觀之，當美於今，
之視周矣，黃
一也，或革或因，損，
甲以升廟堂，重裘，
當代薪理，衣裳不，
宜改，襁祖矣，
古事終，不可變，
則棺，槨不，
舩以登山，策馬，
必涉川，被，
抱朴子

抱朴子曰、正經駕道義之淵海、而通儒之師表也、俯而方之、則景星之佐三辰、鳳凰之儀羣鳥、雖於鄙事、無所不兼、雖於麤務、無所不綜、雖於卑近、無所不統、雖於瑣碎、無所不理、雖於玄遠、無所不達、雖於幽微、無所不研、雖於天上、發言而成章、雖於后土、流言而成經、一揆一操、水者無憑、雖異事而同歸、十合百家、不以瑕非瑜、簡而廣、要而博、是以闇陋之徒、執筆而不輟、罷耀夜之寶、不以螢燭之微、鞠誓戒誥、高部喻簡、不煩不黷、百家曲說、一少之言、與經一揆

之道於三墳
近世
抱朴子
之未也
抱朴子
訓詁之
學
之流
溢之中
億兆
亂人
思而不
識合錙銖可
以齊重
於山陵聚百千可
以溢
江海
億兆
章色會
而衣藻麗舉
音雜而
韶濩和也或貴
或云小道不足觀
或云博
爲不急
或
之未
訓詁
之
小辯
爲妍
深美富博之
于書以
切之至言爲駭
俗同廣樂於義闇
玉石混
淆
眞僞顛
倒
然
可歎可
慨
者也
或
曰
著述雖繁適
可
以品辭
藏
無
補於得
失未若
不言不
訓故顏閔爲上
而
游夏乃次
四科之格學
本而行未
然則經文
固爲餘事而
晉子
源而獨貴其
流可乎
抱朴子答
曰
德行爲有事優劣
不襲崇其
有定焉夫唯
精也故品藻
難
微妙其體難
識夫易見者
粗也難
識者精也夫唯
粗
無故捨易見之
粗
而論
難識

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誠而不居上然則著緒油之餘事傳者終畢之能事格是可識矣文之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變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格格可以傳乎筌已筌格已格捨此孰適之歟

韻略之宏促屬辭深淺其關係絕也雖天然韻書不一定以方音光耀煩不一定以方音其上比其疊疊細論龍淵鏡錄鏡未定譬譬鴻猶積金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紙者便呉之一倒賜伯孝所以求思鍾子部八所以格斤不論也盖刻削者比肩而遊狄盡絕手之稱援琴者旨歸知音之難騁驥千里驥不常有邏毫之超世之姿盖有遠過羣者也且文章之

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變、昌旨宇仲尼從周之郁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鸞準之所被、在雖曰聰猶賢、犬羊之鞹、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蚌在、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長短、皆出禀賦之言、雖有其趨、頓儒之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八不必悉、思威才士之手、方之吉人、不必悉善、內關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刪宗、玄嘿合契作者、內關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刪宗、玄嘿合契作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拘於規矩之方、圓鑿通不凝關於一途之通促、是以偏嗜酸酣咸謂、眷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

夫應龍翔其翼、顧盼凌雲、汗血騏驥、而蟻蟻蟲蟲、不及和鸞之所合也、雖有連城之璧、不及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雖有千金之貨、不及一金之用、雖有連城之玉、不及一言之以、雖有追風之驥、不及捕鼠之以、雖有千金之貨、不及一言之以

貧士傳

漢過卷第三十三

抱朴子曰歷觀前載遺乎近代道微俗薄黎蒸歲漸末也當塗揣操弄神器兼國之鈞陶正興邪之機人書意跨躋背道而馳者不可勝數也悁悁囊從時之趨俊也其所用也不愆於婁妾之戚屬其惠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言則非多財者不直也官高勢衆力足拔才而不能發辜釐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進益時之趨俊也其所用也不愆於婁妾之戚屬其惠近習之所屬莫戒臧文窳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贍親友古曰之義今海不及古曰之義今月不及古曰之義今月不及古曰之義今月

之恤。高堯成事而不遑生之薦。機神則徹利口小人。詭九不檢。丸轉所以掩口。憑所有功而抑之。疾清白而排之。諂慝之所以興。方駿者憂羸驂之所以辱。峭嶮巉巖。挾詐飾非者。謂之公方。直會辣而專椒桂於是。詩書無有貌無心者。謂之古拙。養才顧而殲麟虎。媚者受業。鑽之所以推進。己。此女匹之所以掩口。憑所有功而抑之。疾清白而排之。諂慝之所以興。方駿者憂羸驂之所以辱。峭嶮巉巖。挾詐飾非者。謂之公方。直會辣而專椒桂於是。詩書無有貌無心者。謂之古拙。養才顧而殲麟虎。媚者受業。鑽之所以推進。己。此女匹

詮軽悦者。謂之巧。矯求取不廉。務奪無足者。謂之通。美況愛反經詭聖。順非而諛者。謂之直。鑽逢髪麼服。遊集非類。不知變之奇。憚看文書。望豪推貨。履經者。謂之滞。脩飾容儀。趨揖方圓。從響應者。謂之

機神則徹利口小人。詭九不檢。丸轉所以掩口。憑所有功而抑之。疾清白而排之。諂慝之所以興。方駿者憂羸驂之所以辱。峭嶮巉巖。挾詐飾非者。謂之公方。直會辣而專椒桂於是。詩書無有貌無心者。謂之古拙。養才顧而殲麟虎。媚者受業。鑽之所以推進。己。此女匹

詮軽悦者。謂之巧。矯求取不廉。務奪無足者。謂之通。美況愛反經詭聖。順非而諛者。謂之直。鑽逢髪麼服。遊集非類。不知變之奇。憚看文書。望豪推貨。履經者。謂之滞。脩飾容儀。趨揖方圓。從響應者。謂之

抱朴子

至下色者謂不
四喻貨勢門以
小數誰飾禍福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
者謂之知來之妙楚焉有鵰山角
切
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
以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
譽行與口違
言者謂之能才頑儒若大體
合霸履霜義
亮行高神清量遠不韜光以取悅不
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羣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
改進則切磋正論攻過箴闕退則
端誠社稷知無不爲諺之
闇畢驟徒若風與夜寐退食自公
小疑勞損益眯力爲政者謂之
小譽俗嘉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
高後福襲而佯愚
飛以撲木鷙制者蟲從而朝隱知
致其禍毅慧者不前吐其祕智
勇者不爲

不可杜也。乃孫平凌上替下。盜賊多有。宣者奪人主之威。九
死庸豎之手。忠賢蓋士。謂之黨人。
幸閉門遏禍。微煙起於蕭牆。而
波濤澒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尤。
而湯池。陷於一葦。
氷井征人。劍戈而奔北。飛鋒鏑於
於廟堂。榛蕀秀於
蹊。東房煙燼。於
史無褒言。金石
無德音。失何哉。失
人故。
吳失叅第三十四
抱朴子曰。吳之於彼。不能改茲於此。
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偃車之前軌。
禍笑曦虞之宴安。不覺事喪而患
覩濟之舟沈。而不知棘

塗而均溺也余生於晉世所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如云昊之晚世尤慮之深賢者不用滯貢舉以厚貨者慢藏充庫紹綢繆弛務不治舟多藏之藻梲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抢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

德清行高者慢賢逸逸而抑淪有才有方者蹉青雲以宦晚主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胥公之俗彌慮靡以凌霄杓舟訖迅波而遭龍邁鸞鳳谷六翮於議鵷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由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捨遺之忠退無聽訟之聊虛飄飄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鳥爰止此咫迅於雷霆鬼神勃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衢從入遊玉

餐渥恩之儉。以藏楚宣平仲之名。昌黎鄧之汚。雖進資不沐。靖言之行。豈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賈于廄。廚腐谷馬。秣珍賂於洛。藏其接士也。無護孝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以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五經之名。目而竊享儒官之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遽爲奔北之辱。刻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語藻之政。不開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愛駁議之榮。低眉而遽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刎之利。非不忘重誅也。

鋒之顯號。不別敖麥之同異。而忝司爾之近任。夫魚質龍文。前遮軒翰。將而不失。前覽猴相。悲頭椎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

城之寶。猶不能奪鉛鋒於庸兒。鷙鷹以追風。非

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久。無自奈何。而欲與之維熙。綏以細物。而責大務。猶託萬鈞於虛薦之翅。縛雞鶩而望鷹揚之功。赤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此之愚。不加又惕。後詔凡屬委以重任。危機急。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哭主不獻言之邪正。毅君愛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盡輕重之源。而忽乎崇廟之廢於不。急而不以職士之康。飢也。目力疲於綺麗。而不以賑。

抱朴子

因循甚易。而五絃諧響。接武貢捷。盈庭。鵷鶵聯天。理被於區外。玄澤洽於宇內。垂譴於上下。承平宇宙。風

不詠上不稚恭已之道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躍騏驎處而不耀於冥昧朱華并而不秀陰陽相沴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蠢蠢而震蟄生不遂蠢蠢而不滿疆場多壘之運土獨不照沈四凶不去元愷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物藏器淵淪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玉帛淨潔志無欲於囷而無閫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窴埔安肯衒沽以鬻石之售哉孔墨之道貴不行孟軻車不安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皃白混焉時乘之資以競燕金匱璧謠委乎潮泓匠石細而選輪揚雄亦居閎門寂寞自德無時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兒吳土之化爲晉域的民之識已矣悲夫於

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興衛也故鑄于鼎欽後代不眠則書於簡貫知有吳失不眠則書於簡貫

守塚卷第三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宇銳精藝文嘉尚忽學緣順失有餘年饑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之士之居也進則鴻鸞以振高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生仕必伯玉之業儻耕有不改之樂奇貨之寶高塁於詩人食貨乎六政躬稼基克配

陰則滔天凌上陸無舍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鬼瞰萬姓於蹈廬之新巒廢於庵處怡台爾執待兎之志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務心子寒山之固可立而須臾爲子寒心子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鬲人惑之常事豈翫魚鮑者忘蘭失迷者易性乎爲不識所謂夫衰冕非樂鋒鏑之服興諾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脫沃衍於四郊朝田畯之艮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雅鄭蓄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潔井譙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說以經術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猷何異捨寶沙而捐隋和向燭燭者必不留行於三逕盍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而背白日也夫好欲靡閒風陸萬轂捨金不可以一棄核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

者豈眼道遙於溟渤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邑人其耳意大牢享方丈者菜蔓之味不能甘其口鵷鶵翔鵷鶵儛蓬林以鼓翼滄陸萍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沉澤以溫以暴魚鱗蠶蚋忽忽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飧之鼎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刻子不以其乏而貪卿陽之祿會參不以其貧而易著盈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爲周孔之遐武也情孜孜以爲利於非學體而論語爾則遑遑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階則階而著承矣清而清至矣居沃則沃也盛衰之理豈可窮而福集則雖微可睹而禍起則雖智莫免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也故君子欲

正其未必端其
之門閉矣養望
玉瑞表嘗巨之
以相士平夫二
之福增舍爰員
而不足哉乾辰
蟄蟀履稜而不
貴禽魚饜深田
德之嘉穀厥田
爲務哉普被衣
子孫之謀叔敖
多藏名跡得失
能慨而嗟
龍嗟首魏而不
能仰慨而嗟
庾
以推璧廣倉疏廣散
金以除未亡
張而不
陶穀以
憂牛缺以載珍致
於是問者抑然長久口
以產業

卷三

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圃消目、子以臭雞之
蟹之計要狐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卷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龍戰虎爭、九有墝裂、三家鼎據、有樂天
先生者、避地蓬轅播流岷益、始卜築於廬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
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嘲焉、或以爲愚、或以爲狂、先生
眾遂令斯生沈鬱漸漸、積有歲時、主思賢、不
聞不知、營途之士、黃塵黃黃、潛側武之陋巷、竄縮
廢經世之務、退志治生之事、藜飡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
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
術者、不長處於饑寒、達者貴乎知變、智者驗乎不貴、故范生出
則滅吳伯越、爲命世之佐、入則施

六極、富在五福、詩美司矣、易貴聚人、垂象則魚、鮪冰懸、賞厚則果、殺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旛、曲逆所以去負郭而享萬之邑、終侯所以拔圄圄之困、也、救天下席扉而亭之、詩士不韋所以貪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俛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糧之實痛、慕不朽之虛名、頓挫詭遇以干藩、羞衍沽以要榮、冀西河之將清、甘伯之方略、候黃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綸於修木之表、雖自以爲邈矣、圖畫騏驥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之盛、今海內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豪恭籍天、猶夏放命、而亦以訟屈、秦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頓生棄西、科而恤月巨之評、管管實實者、進於事哉、

乏資地者退於朝
世仇而委泥滓
黨援多者偕驚厥
能退彭蠡之沸鷁
石之儲甘無永修
之調徒含章如鳳
濠陳之如錦繡而
託迅御飛帆以遠
之爰瑰質於朔漠
遐武靡好會於清
時徒疲勞於逸作
以爲名乃黃老之
所甚也樂天先生
曾曰六藝備研八
索必該斯則富矣
藏德音無窮斯則
天樓重淵以顧龜
外萬物而自得遺
紛埃於險塗澄精
神於玄鼎確爾而
默不窺牖以遐覽
判微言而廢惑雖
復設之以台

革也易首憂貧而與賢豎等利賊寇知商販可以崇實耕耘可以免饑不到遲也且夫尚不能移蕭韶未九成鸞鳥不舒儀也是以侯扶搖而登蒼霄奮大孝必畏辱親之論故虞賓捐金而抵璧明哲消鴻於未知士貴利則慮害而吾不爭途平堂上誉不貴難得之財遺體於不測論重以遠至忘膚髮之明戒言乾沒於難量者則愚而不免名飛陽侯山峙洪濤崔巍鼇鼈塵霧力竭心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缺以載實灰靡匹夫枉死

仁而明、則庶事不後矣、

於戲豐狐召災於美、庖今晉余以誨盜之策、進酖酒以獻酬、非養壽之道、爲琴箏講肄爲鐘鼓、百家爲笙簧、便味道者以辭飽、義醒超流俗以高、軼億代而增鼓、軼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益、過載者沈其舟、徐勝者殺其身、盍下士所用心、上德所不營、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卷第三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譬乾也、厚載無窮、譬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皇高之數、不亦遼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應焉以欽明哲保身、明冠典、伸冤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

大雅之絕跡也蜚鴻飛躍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遠於長育衰傷也蜚鴻之高翔於冥冥弋人何篡焉故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憂與聖人同患夫藏諸用而萬物各得其所以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子笑切然起晚并反

禾稼以代耕服牛乘馬以通天下之利以濟不通以利天下蓋取諸益

制禮作樂以節天下之用以飾上下之分以防萬民之偽以道民之訓以齊天下之動以順天地之情以治百官以利萬民以通神明之德以合陰陽之變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兼三才而兩之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以治反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觀

盥音管

觀我生觀其生觀我生進退觀其生觀民也

垂憲而治動而天地之道可見也

闚致盜

藏諸身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括古活反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君慢藏賊將奪之容冶誨淫之招也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君慢藏賊將奪之容冶誨淫之招也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不遠矣危乎一身之不保何所立以濟物乎昔如伯
之愛而湔泣以滅親石碏非無大性之惡而割私
見事體不海近情遂爲純臣以利幽厲舍仁用明
可時處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
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斯亡國破家不明之過
也神尼嘆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
八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
人無敵則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
聖賢之格言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也愚小子竊聞
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
竊所感焉抱朴子答曰古人
有虎力競高議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之
孟生方欲抑虎貪殘疑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稱仁
抱朴子

未有片言云仁
論藥石無問便
仁明之事布於
日用而不知云
天以明無不包
先後之理不亦
不已易曰王明
合體誠非絪仁
普者明王之治
書云元首明哉
薄則曰失道而
仁也哉欽仁哉
仁也由已斯則

勝明也譬猶疫癘
長生久視之技通於
大較精神舉一隅
方策直欲切理示
明事之無據乎乾
時成是元
順而已
承
聞
天子命
神而明之此則
與神
又云德
其福幽贊
明
德惟馨
不云仁德
其說衰
向
至

口同論
惟
三

仁者、佛性也、凡
人皆有佛性、
明者、智慧也、佛
云般若、

於聰明何可瞽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之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必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

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抱朴子所以云爾者以其所貴在於行仁行仁而立爲而明仁也抱朴子答曰所言非所以訓故也

博喻卷第三十八

抱朴子曰、盜乎萬鈞必起于錙銖、
行潦集而南溟就量、
抱朴子曰、馬逸不顧是以元凱勤分職而勛天之高、
不傾是以元凱勤分職而勛天之高、
抱朴子曰、躁進無涯之賊、
抱朴子曰、馬逸絕塵而不顧、鳥飛厲空而不返、
抱朴子曰、躁進無涯之賊、尠不顛沛、
抱朴子曰、鑽堅仰高、鑽彌堅而遺景、
抱朴子曰、鑽堅仰高、仰彌高而絕望、
抱朴子曰、鑽堅仰高、鑽彌堅而遺景

介潔而無政事非撥亂之器備
抱朴子曰閱風
玄圃不借高於坵
是以英偉不羣
而幽隱之秀彫
獨立而崇尊之
不論珍而貴是
抱朴子曰永歲
恭已不恤乎榮
抱朴子曰衝飈
烈於汜渥是以
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
紀信甘灰燼而
抱朴子曰小鮮
耦耕者笑陳勝
之投耒淺識者
哂孔明之抱膝

雅而之治略若
撥亂之器備
玄圃不借高於坵
是以英偉不羣
而幽隱之秀彫
獨立而崇尊之
不論珍而貴是
抱朴子曰永歲
恭已不恤乎榮
抱朴子曰衝飈
烈於汜渥是以
推誠義識主而
理治之策綏侯
謀而之

不能耀
於秋毫火鑠金石而
於冬日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

抱朴子曰、淵釣之客、驗於扉兎、則元凱興、斗翁無以、抱朴子曰、譬非翊步、則鑑必進、銳而不越乎逢枢、是以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雖復徐趨、顧盼而還、還遑遑、盡擬伊呂、雖復兼金、宜慈之貫、劾於明試、是以同臭、則騏與駑駘不異、

增考、是以夷吾桎梏而建匡合、抱朴子曰、所鏡者細、則利鈍而辨、所任者重、則駿駑而分、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侏儒短人、奏秦之勳、庸夫者、蘊藻所以表靈、權衡稱輕重、度者、準繩所以審長短、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權衡稱輕重、度者、準繩所以審長短、

抱朴子曰、精鈍之殊、則邊、則凌遲者、幾也、弱異科、則扛鼎者見焉、是以淮陰顯擢、而武安斥廣、隸帥懷以破其邊、則凌遲者、幾也、弱異科、則扛鼎者見焉、是以淮陰顯擢、而武安斥廣、隸帥懷以破其邊、

抱朴子曰、必死之疾、不可救曰、必死之藥、柯爛之木、不可受雕鏤之飾、

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慤、田蠙見微而赤幾於言直、
抱朴子曰、嚮孤桐不能無柱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無管而吐清聲、是以官曜者穆高不能廉纖、權薄者伊周不能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愚王禦之孝、斯康越有悔盆杭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慤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是以卞隨重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嚮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頤不足貪、

抱朴子曰、自高不可以一槩齊、餐霞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

抱朴子曰、出處有氷炭之殊躁靜有乖沈之異是以遺世得意、

三

道、諷之不曲理、猶懷氷以遵冷、重鑪以御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職、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所堪而虛任、猶冰銷之盛湯、臨拳之包烈火、纔其

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銷之盛湯、臨拳之包烈火、纔其萬鈞於腐朽、加倍倍於九成、六變、不爲難矣、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貴新、施惠不爲貴報、遠和、不爲廉、隱匿、不爲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抱朴子曰、民則匱力竭矣、而役不休、欲不生親、其寧之、難不已、下方竭矣、而求不止、欲不生怨、難而

制尺璧以納倪匡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鯀、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俊、不集藪澤之陋、觀百尺之皐、九皐之鶴、則足以知其本之宗、細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抱朴子曰、桑林舞鶴、無補柏木之凄、浏亮激楚、無解黔敖之蒙、然鼓鼙鏘鏘、此之自出、于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而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麤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推源之緒、得之未朕、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絶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

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恆德不免致寇之敗抱朴子曰忽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者所以禦鋒鏑之集心之重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熟於雞鶩龍鱗雜厠則見賤於魚蝦老樓峻以播遷世之撓卞隨趙涉以全道物之聲抱朴子曰淩井不濕不思則疑閑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不耐則未知其有異於貧

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恆德不免致寇之敗抱朴子曰忽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者所以禦鋒鏑之集心之重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熟於雞鶩龍鱗雜厠則見賤於魚蝦老樓峻以播遷世之撓卞隨趙涉以全道物之聲抱朴子曰淩井不濕不思則疑閑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不耐則未知其有異於貧

抱朴子曰、南威善妓、冶之極容、而必俟盛飾以增麗、龍泉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諝以廣識、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通儒、邈乎貴遊、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集、廣川宅心、則巨猋會趨、故能騁逸翮於千仞、馳遐步於萬里、抱朴子曰、言非絕塵之足、而不能追飛兔之蹤、論非窮玄之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業屬而不能感近集、之絕響、而必俟盛飾以增麗、龍泉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諝以廣識、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通儒、邈乎貴遊、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集、廣川宅心、則巨猋會趨、故能騁逸翮於千仞、馳遐步於萬里、抱朴子曰、言非絕塵之足、而不能追飛兔之蹤、論非窮玄之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業屬而不能感近集、

則有過必知、改諫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是非、不
必盡失也、故一餘之枯、不
之蕭蘇、高麥冬也、蘆
之蒲、萬高麥冬也、蘆
不能救其醜者、醜
抱朴子曰、身與名、
安用以適世者、樂
籠鵾以翔、音聲
以含音受餌、是以
穴于泰歎天倫之
抱朴子曰、萬鷹
是以四國流言、公
不能過、諸

抱朴子曰威施之鄙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堪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氣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麒麟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惟忌其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謟佞作威而憚慝貞者切齒力何必盡鳥獲逸足以能立霸王之業者不必東騏駟驥驦立斷未獨沈謂千將是以能成百煉之器也故曰有仁者必能治骨柘之仁者必善辦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害惠物之益而莫不攝耳而注鏑焉風鳥集於垣宇未有分鷹隼之損而莫不澄聽於下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桓矢見忘於尊出

抱朴子曰、影無質之形、名無誰之狀、
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
抱朴子曰、鏘牙之聲、
君子被褐、窮而不
之峯、以達暗羅之
抱朴子曰、鏡機宇之
君子修小人神
之用者、必愛乎
畏譽、故元平、
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
珍於鑒逸、
顧問於庸工、非
獨見之奇識也、故
抱朴子之外、而得興亡之
世之器、若夫聆繁會
論用凌儕之器是健
者指非而

五色也抱朴子曰勝己者而謀壓疾己者而
抱朴子曰鶴駭危苦於嶮峻之端不
以綸繳加害故延頸企踵而悲鳴
氷霜之野不
以圍罾設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
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燦爛非隻色之動善
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士授而治
抱朴子曰無
明
抱朴子曰富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貴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錙

齒不能咀嚼、鼻不
目不能攄望、舒之
抱赤子曰、路人不
振策而知、聾聵之
而過耳、痀僂鄭生
抱赤子曰、垂髫者、
之源、邈世之勤、必
雖與之無、無乘風
抱赤子曰、衝飆發
雨雷霆、震生所以
之大寶也、而弗乘
才受之以襲傳、

能別味、壺耳、
能理音、膚鼻
不能識氣、盲
言語之蹟、
能拘勤倫、而
識勝負、不能
經目、識朋
子不能控轡、
能總統、
能揆紀、
有繩倫之器、定
之鼻、必吐元
給之懷、是以
必出峻極之嶺、
天襄陵者、必
板桐
之風、溝澮之中、
嚼之鳥、
飆、所以增熾也、而
燭、值
反滅甘
輪蓋轂、俊民
而近

抱朴子曰、屠肆爲用、給乎廚饌、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猶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梗竄於林藪、飛鱗於塗泥、而不願市筍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羅羅之厄也、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管長不足以濟世、是以雖知暗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蚯蚓知潛水之所在、不能達地理、鴟鴞識夜半、不能極晝晷之度、鴟鴞食毒以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異珠出乎醜蚌、美玉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竭
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殊而悅情同均絲竹金石五聲
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鉤沈會意即得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
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死於文皮鱓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
至名位高而憂慣集
抱朴子曰商風肅則綿肩廢登危陽峻則輕舟棄干戈
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判條枝連拖
者不候圖其末而高下論矣故望洪濤之淵天則知其不起

平漢汗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
抱朴子曰丹華綠莖芝芳恭不拘於曲直之壤是以
出於頑鄙之家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
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遐舍之燬惑隕朝
有外奔之咎況厲四環至自少賤之表抱朴子曰荊卿朱亥不示勇於怯躬
於俚俠之衆英儒碩生不齒於縉紳之門孟賁焉婦
畋察於流俗之中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鄙寇之容
振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極濕
之飾垂紳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八神化而羣細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形、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簪纓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鑒識爲先覺、故潛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鍾鼓者、不知方也、大

近譽故潛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鍾鼓者、不知方也、大

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堂貌或不可以校能、伸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墨猶鍮紈之襲墨、玻瓈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勤事不能化下、愚政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變商紂、有所不能奪、故永寧殺不

能測數發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飆風濤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礛礹以擿景沈闇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騏驥驊騮待王孫而致遠合簣俟隱括而成德鹿雖幽饑而不飡於濯龍之津象尊於行健神厚實於安處是以掇蜩之叟忘萬物於寸陰抱朴子曰棲鸞雖飢渴而不飲於濁流之波鳳凰不顧委於庖人之宰乘黃天馬不顧於非其人之御抱朴子曰方圓殊狀逝止異軌故抱樸子不可以無爲治申韓參儒於仁恩之化也以忘形遁世者養茹薇蕨者羨乎鼎食杖策去

幽者形如踞牖使
抱朴子曰仁恩有
天淵之絕善否猶
李斯疾勝己而殺
羅霧毅若賤之體
而不可以挑鄰刺
抱朴子曰用得其
抱朴子曰無之實
虛豺狼掩羣以害
生虞卿捐相印以
孝廉非麗清慮不
也而不可以鑒流
鳥之食微瑕不妨
之流樹蕙不可以
相如愛金不可以
抱朴子曰虎豹
能捕鼈於波濤之
抱朴子曰鵬鶚不
之足以踐
推賢
長才曰
故輕
之長也
蟲
嶽
麓可
泥滓之濁
害凌山
廢
於不霧

之曰、摯雉兎則鸞鳳不及鷹鵠引耕犁則龍驥遑雞豚故武夫勇士無用乎侯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駟馬兼與、鉛刀均銛、之於熱維之驗、責匠世之動於劇碎之間、遑謂之不慧、書不信、抱朴子曰、揖芥茹萬者、必無識甘、英秀而栽常民者、昔知其不能敏變倫而療升平矣、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滿九成而悅北鄙者、昔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榮抑瀾涔則遺愠闇之情、悟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百泰繁蓬、運策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運、遭遇不可以力求、蕭公者、斗筲之吏、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蹇於邂逅之會、登鳳翔乎廣漠之表、則彼龍之亡隸、當其行龍蟄於邃窈之深、幽人嘉遁、而爲隆平之累、抱朴子曰、四靈騫翳、何必詞長而衛馬、龍繩於憂責、賢哲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物累己、也、狗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榮辱、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責事於量故、滅燭者、不煩滄海、拄鼎者、不事鳥獲、遲速有任、長短獨行之徵矣、抱朴子曰、將論之流、不能運天白之樞、并合之器、不能容千鍾

之物燭燿不能並表徵之景長才不能別逸倫之照假聰明有本根也抱朴子曰人美下里之淫畫而蕭薄六藝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諧譽而忘利行之良規故宋玉含其延竁之精聲管士招其獨鬼之遠謀也抱朴子曰瓊瑤山積不能無挾瑕之隙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瑕棄其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以佐命救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以佐命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浩瀇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備覽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終

晉 葛洪稚川 撰

廣譬卷第三十九 四十同卷

抱朴子曰、立德垂言、行全操清、斯則貴矣、何必玉帛之兼乎、凡民尚其志、不降不屈、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躡霓乎、聞者未有覺其短、見者未有覺其淵、流波測其淵深、著以不動、是則深矣、何必海平四海荷備、雖鑒有懸罄之竇、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

身處鳥獸之毳、可以不謁平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候慶雲以騰蛻、棲鴻階勁風以凌虛、振鱗須波瀾以逸翰、策驥乘乎千里、

抱朴子曰、澄水靜而神可鑒、
富貴可遺、故高人棄萬
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兼、故懸象明而
川滯而或秽、金玉剛而可亮、堅冰密而
跟絓於濁雲之巖、仲尼不能鼠
抱朴子曰、震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
其峻以副陽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苦遁於狹路、高士
以就曲照之憲、大川不能促其
不能檜其節、
抱朴子曰、陰陽以同塵於塩俗、
暝、北溟以含垢稱大、不垂以識疾爲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而龍鱗鳳爪、不必爲觀、說故備
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盛、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韜、重壁瑾瑤不以居深而止潔、愚道
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渾沌之鴻蒙、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搏九
之飄參差之上、無窮之遠、知拘伶之多迷、
抱朴子曰、不觀瓠巵之可賤、則不覺瓠樂之可貴、不覩虎豹
文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
識儒雅之汪濊、乃可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盈、不如全用之銅斑、
完之章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
貪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廣外、鷹鸇不翬翮以妄擊、
內不撰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軺而追奔、
朝菌之試干將、蕉質之犯虎虺也、
抱朴子曰三辰被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蘗蹶於上、而長園於下、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政變於遠、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患生乎內、
不必能令足不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墻、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趣者以適世爲奇、從御

者以合時爲妙故
則長弓發弦兔多
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
吐丹雨者不可以
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遺辯
皆艷音不同而咸
悲香非一而並芬
注海殊塗同
味不等而惡
美色不均而
布可以禦寒不必
抱朴子曰物貴濟
修俗以德而言
行非其本故繇
有上好謙而下慢
主賤寶而俗貴

抱朴子曰天地氣則轉蓬山峙修
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地、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湯之林、而延鷹禽於丹穴、設輪於蠢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讎、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術、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罔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唐以鹿裘蔬食太平、而百化斯有、抱朴子曰、會樂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

抱朴子曰、聽理於未形、救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微、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徵、於未然之微、之禍於象箸之初、抱朴子曰、二儀不能慶春秋而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

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島上達則泰而所能用也必戰戰於得失故保利進之術君之所重誠明主之所行也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進之術君之所重誠明主之所行也治世之所行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於彼邪正混雜則詐偽之事倫彼戰功過於機則詐偽之事倫彼戰功過於的與奪失於此則譖否亂於不料則庶績以隳故明者貴不可得而無詭時之嚴猶春雨而無隱所霑不可得而誣也故法度者所以檢不軌抱朴子曰明鑒衡者所以檢不可得之於己者也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抱朴子曰明主舉賢隱惡不能舉人者也抱朴子曰明主舉賢隱惡不能舉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抱朴子曰

拿而勢去故制屨屨賤而貴冠冠所以飾首也○而得跣者朝者主恭所以寢處也○而常所以飾足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應變、故諺曰、一塗不可以應無量、刻舟不可以救遺劍、膠柱不諳於時清、守株不識於淳朴、之以鹽、沸湯灑則增水而滅火、之以蜜、加則難以結繩、故諺曰、丹書鐵券、剌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咎、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與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可與以遠也、不然、雖以尼旦之鑒、而未必能盡狐鳴爲鷹鷹矣、抱朴子曰、世有書聞之鑒、而未必有讀也、俗有讀誦之士、而未必有識真之智者、不可與以測深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與以論事而試其用、近而距之者未必遠之者未

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明退矣
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棟山之風舍躓之輦難以值海天之濤故七百之主非徙敝野之功創戈之世未必其亡倘矣
諺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
抱朴子曰賢遠而賤近譬當年之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戮息於蔽惑不同世而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
於相如之文或放乎散職蓋葉公之好偏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珠不得朝則無別於礦礫化鯤不凌霄則庸爲伍牧鱣

鮒魚藝絳虬於涸沴動鯨之興抱朴子曰乘金璧於塗路則行人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廊廟之下捐經國之器於囿澤之地者而談者不諒其屈蓬者不遜其窮或貫其文而息其身或用其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遠山之流崇峻不深則無瀾天丈之高積微成著故觀有盈抱朴子曰開源不濬則鑑渫山之流崇峻不深則無瀾天丈之高積微成著故觀有盈丈之牙則知其出徑寸之目見有百尋之枝則未之木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曩翔於千仞之崗凌風躡雲不蹶不躓者以其六翮勁也夫騏驥所以超丹穴軒昂萬里日表千餘才大力猛亦有毀

國之六蔀也。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慕而興哀。超俗越群之才。德不得立。功於未至之時。抱朴子曰。朱絲之絃。不秀於柏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洄源。燭耀炯煜。不能使夸風邈世。抱朴子曰。重淵洞地。則不能含蟠龍虺。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籠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者厚。實執志不渝。凡夫朝鳧蹁躚。翼之善。夕望巳陵之谿。猶立權輿。於蓬蒿。而棄高士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貫於醬德。音於將來。猶海企仆而躍九玄之衢。抱朴子曰。行無邊幅之檢。成玷缺之銘。弘勳絕倫。則不能繁。

抱朴子曰泥蟠蠖縮炳焉而不
黃而不任凌風才雖豐其寵祿
之艱錫袞雖重其負以金墓而
不能令夭清而不能蹈景以頓
地乎

抱朴子曰靜躁既陳則旁有燭陽
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戚聚灰爲
厚矣范蠡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
以斛斗之量嶽山掌之麈驚風摧
流俗不能拔踠足虎蹻鼠竄不
能合之使同

抱朴子曰堅志篤行者功名之主
也不以險而止則必遠臻乎峻巖矣清苦
不以窮而怨則必永其令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加、雖多貪賕、而嬉興不已、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過福者矣、而行業不可脩、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舟也、積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身聚蝟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雲爲龍興、非地蜒所能招也、颺風爲虎嘯、非猵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通、則巨猾之後起、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此惟節者無爭雄之禍、多信人者有名狐之愚、抱朴子曰、雅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壯、於媿篋不妨其鷙、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

抑一揚者、輒鴻所以遺鄙也、作庸下人
抱朴子曰、焦冥之逸、爲蜉蝣之礙飽、是
以卿士完不納鄭陽之惠、參不羨曾閔之
孝、能揚大海之波、竭滄之流、漆園愚愚、
有揩金之歎、伯氏哀期、有絕弦之歎、
麗之利、勢利不足以移其心、
也不可以機巧詭者、必撓撓也、
抱朴子曰、縣魚懸於高岸、
拖壯於抱關、朱亥鼠勇於戮力、
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鶴、是以讓事
抱朴子曰、鵬鳥一舉、絕雲翼翔者、不知泥塗之淺、
根朽者、言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
民怨者、譬下乏然

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宰
龍施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鸇不敢擇
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寶默然而言凶昭哲於無形看蜚長謙而聽盲見
患於聒耳故聲希響必巨辭寡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容被髮之域憎韋甫之飾故思
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夏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燕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
寸刃不能判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
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

使夷倫攸斁○後孤任○足以令庶事康哉○

抱朴子曰非分之趣、雖勤必鋒鏑之鋒也、守道之篤、雖困誘以封國、猶不易其正而改塗焉、安於獨見者、雖劫以鋒刃之威、猶不違情以苟合、是以大智之所去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肯詔笑以偶俗、體方員以居直者、霜也、故識否泰之通塞、極以取容乎、

趨時焉、安肯躁進而不能致意乎、聾瞎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開款冬之華、朱厲鑠石、而不能靡蕭王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嫫姆之危機嚴鏃銜弦、至可畏也、而勇雄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醜正、姦回得志、讒慝交加、雖能甚難測也、而貪集而不覺、黽勉夙興、亟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悵、乃達者之所悲、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
繩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久安則韓
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長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樂故樂譽之欲多醜辱則憎毀之情
元一合契造化混蠢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
所驟窮通不定以滑和
抱朴子曰夫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
者也浩浩乎非瓢飲所以樂我貴玄黃遵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
爲夫奪不泊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
抱朴子曰與其非瓢飲所以樂我貴玄黃遵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
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謝恤焉
抱朴子曰林鑿則匠人多琢美則蜂蠆翼翼石含金者焚鑠草任
藥者夥鍼施刃利則先缺絃長則速絕用以適己眞人之寶也才

合世求有伐之災也

抱朴子曰準的陳則流鏑趣焉名起則謗讒攻焉則不招怨而怨至名蘊盈志驕則貞士方辭盈志驕則貞士方辭

抱朴子曰進城之寶非貨寒所能易之珍不以莫知而廢其寶遵倫之士不以俗所能

識也然盈尺任命何慙仞

薄其節樂夭鵬鷃戚巨之用巨象

抱朴子曰大器無逐之才故蔣琬治家而懷大奇之

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辱於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慘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

不可力焉昌衛非

抱朴子曰有會而

未見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不能及世俗之所貴不能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輜軿之遲故博

施者未若防其微、勤求者、不如寡其欲、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者也、如親、則不
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如
責矣、

抱朴子曰、玄水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
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到危國而
居、亂邦而饑寒、故會子撝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
故其道實眞、而言偽、是以憲利暢於
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閑極之尊、人爵無
而饗祖於百代、享癸爲帝王、而僕豎
抱朴子

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高、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蓄、餘燼後景、屋漏燿、羲爲政七十餘載、燃燭以繼晷、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故唐、抱朴子曰、理甚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勢、未不能蕩浮沫、衝飆之後、不能飄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縞素、西顥之落日、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驪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眞耀、黃河雖可以方滔洫之清澄、山嶽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抱朴子曰、神農不以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以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爲厚樂者、必受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盛
貫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昆梁有鴻立之夫河洲
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譚輪虛反扁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者觀西施而
顧盼魚鼈聞九韶而深沈故麥麨之燥燔不能悅
快楚醪之味鄉之耳衆聲之耳公冶之仁不能喻
馬之情
抱朴子曰觴旋之儀見憚於裸雌之
之禁食鼓變饗疾素絲之皎潔比
鄙賤貧窶者雖
猶貴盛之懸罔系
觀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
貴而忽士施惠隆於後輩用才出乎
小惠不以貴賤
抱朴子 十七
之得志也則矜
者其妄而

登危而見救、
天友請用於洪水凌堂、
或已乾坤方興、
非漸染之忘、
以孚顯爲異、
麗於毫端、
抱朴子曰、清音於雅俗、
有悲聲、是則總音無常、
能成機巧、歌舞無限、非英才不能收宵旰、何必玄音乃著篇乎、

舒義卷第四十一

唐 王勃 撰

夫春振景、非磨之力、春華燦爛、
所假知天全質、
然也、義煥、
能挺逸、
炎火張、
大厦兔神之言乃著篇乎、
有悲聲、是則總音無常、而八音形、
能成機巧、歌舞無限、非英才不能收宵旰、何必玄音乃著篇乎、
抱朴子曰、清音於雅俗、
麗於毫端、
以孚顯爲異、
非漸染之忘、
或已乾坤方興、
天友請用於洪水凌堂、
登危而見救、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法淺而不淵澹、或得事而辭鈍、達物理而言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於兼赴、而並貪眾色、不知大美之不致、心爲快趣知忘、玉石而皆臨、近人之情、厭遠之至、貫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趣知忘、明飄颻之細巧、破於沈深之弘邈、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絏於籠掌之中、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速、則進趨有遠近、爲之流遜、世塗之淺深、後識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於救冰寒之急、今詩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振翮有利鈍、則銳不可膠柱調也、

純虛譽故有損而無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辭煩
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意闕
給皮膚鮮澤而骨髓迴弱也繁華暐曄則晖以眼高麗
微淪妙則儕之淵
故能身賤而言貴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
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
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
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淹官之績不著而索不
雖佩虛譽猶狂華于霜以寒暄不
雖竊大寶於

不料、言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
陸矣、聖賢孜孜勉勉
之皐、祼鄉不覺、是形之醜、自非
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斷奚
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
才而不計也、

應嘲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
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樓於心、衒、不分定而世累無係於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
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道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
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樓於心、衒、不分定而世累無係於
胸間、伯陽、四海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貴節之義、不交於
世、而作譏俗蔽生之論、甚愛群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
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聰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斁、大人君子、興事變通、老子而然、後乃言其事、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爲也、鬼谷縱橫者、珍於周急、而不以爵祿爲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爲興、鷹鸇搏擊、鸞鳳翼之道也、瓊瑤楚和、不泣夏卞、非潛叱風雲不集、餘才短德薄、幹不適、淮、即非其位、恐顛墜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晉事所著、譎斷風俗、言辭辯捷、於時非所以揚、聲顯名、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

所匡失弼違、酉星補過者乎、慮賤連城之價、餘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眞僞、欲令心口相副、冀知音之在後、遺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畫行言用、樂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薇式、整體同之傾邪、磔羨流遁之關穢、而書者、徒飾弄藻、張磔迂闊、靡雜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忿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聞之內、立辭連環、離同合異、鳥有定、天可蔽、大通長蛇之言、以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

畫厩食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說鼠山之多玉、不能振厥憲之疾、墨子刻木雞以爲不能治危急、稽觀藥藏之簿領、三寸之喙、車載管窺、其蠭蠆於金氣、如鶡鷃之開言、高秋天、如

而不可施者、上不與易也、

喻蔽卷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門舊生難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盈十、而喻爾翰林二儀、老氏言、不滿譬累豪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屢詞此義、又不盡美、所謂破瑕之璧、犧尊、雖有遺礫以參焉、其璞故庖丁、抱朴子答曰、夫瓊瑤以寶爲貴、道德備舉、王充著書、才有同

嵩蒙赤若步武之參秘也、

聞參步之限也、吾子所謂窺蠡穴之況昧、不知八紘之無外、未

燈燭之霄曜、不識三光之煜晃、遊漢湾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

汗潛匡埏之位卑、不悟蒼旻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萬

涵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藏曠闊、含受其

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曾隆無取乎宏量而旁洎不貴於厚載也夫尺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埳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橫於天池雲鵬翼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鼠其態流飆棋驟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遠其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王以少貴員之濫新方之淵琳琅積於圃之下荊華之巔九旬而成山夜光燭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者作不參若夫周公既錄大易而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參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旨事不暢是以必須鴻筆以啟旨望舒曜

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穀
成五色聚而錦麗、八音諧而韶美、
頓之財、而用之匱、少是何異於同
陋、亦何別於珍、寶鳥也、音爲知者傳、
不可勝計、而不貴、貴而無
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矣、豈慮
損其深也、獄之曲木、不可譬、譬而無
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補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
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
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所以書事、
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
之八八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
百而針、仲尼答、若用筆、或儒或墨、

众之處無常卻寒以温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
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
雲夢孟諸所生萬有兵略主術莊周鴻烈始於原道似真而亦
有畏巑巖嶄嵓枝而伐樹也
君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瑑璧而刖眼療溼痺而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鋭藏弘麗汪濊
寄心一夫所澄愚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稗崑岳而學
者專守一業游井窺涯聆聲聽波聚沙邈泓銘總不測
風予書被引玄曠
抱朴子

繫於規矩之方圓、盡是偏嗜酸甜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築、而廢勖之言、猶捐曜夜之寶、不計周孔之門、而廢勖之言、猶器雖異、而救火同量、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愚而不識人、可以致數於億兆、寡詩賦瑣碎之文、而怨子論深美之言、眞僞顯一條哉、

或曰、德行者本也、紙者糟粕之餘事、何傳者祭理之翰、苟韋編之義、然則著述故四科之序、文不屈上、不得無筌、文可以載道、而魚未獲、則不行、則不

得無文者夫翰迹韻略之廣逼靡辭比義之妍媸修短龜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絶也雖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遥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燿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鉅鴻刃積金不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染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翫之者蓋遠過眾也目文章之藴行稍十尺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入卦生乎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則雅論病矣之又曰應龍徐舉顧盼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駃騠蠷蛫怪

其無階而高致爲遠過已之心
旋一經之心以爲情逸之士
素不能得也又世俗之
時雖有進風絕塵之
城之瑋猶謂不及
及歐冶之所鑄也
也雖有生赤起
雖有冠羣獨行
之士猶謂不及和
及於古人也

正郭卷第四十六 四十七 同卷

抱朴子曰稽生以領
名重於往代加之
慢慢慢慢慢不暇溫
智與不智在於一
言權機之乖亂
言權機之評未易

旋一經之心以爲情逸之士
素不能得也又世俗之
時雖有進風絕塵之
城之瑋猶謂不及
及歐冶之所鑄也
也雖有生赤起
雖有冠羣獨行
之士猶謂不及和
及於古人也

論之中周
齒論語子振
所志同

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亟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絶倫其間無所容心時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之見推崇於四方故能挾策及其片言所衺則重於千金游說之集奇端之出也則餘音吐聲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楫曰月者耳非眞隱也蓋欲立朝則世以大亂欲潛伏則時或躍則異端害確爾則非所安倉皇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既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而壞猶復見傚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故曰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

能避過實之明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交匿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序之時非任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沈泥可言垂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嫌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拔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潛仰齊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遯若不能結蹤山峯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藪韜不暇温欲慕乳竇棲遲之事聖人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應期變不絶者憂世周流四方猶鴈退飛見譏彈冠赫然受餽願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自衒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然受餽願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泪汝汾莫肯廢未有異于庸人也無故沉浮於

波濤之鬧倒履於埃塵之上遊集京邑衣關貴游
追敬處遂使聲譽益附巷結朱輪之軌
客鞃車盈街載奏煙泰明景隨
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興高潔
在於危亂之運安定多誠孰不
謂之閑於天人之
量之優劣乎空背
話默之途竟
耳以此爲憂世
國希擬議王
鴻鵠鷰鼠鼬之比
巨象也然則林宗可
之才無用寧之賢
勝煩躁言行相伐
之潛靈也自衒自
聖之興其安在乎
雖云知人
知人之明乃
所難矣之

所病夫以明
誰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
變燭之明得
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
於既沒改其
所得者則世共傳誦而
所失者則莫之
朝廷立樂侮
於疆場解亡徵於衝
推管生平仲
之建穰苴林宗音振於
莫不欽重力
足以拔才言疑以趣
無所進致以
匡危藏徒能知人不
田識面未
解於不盡何
赤其疾也稽
儒俊士未或
措點而
之所式沒則遺
無乃見

抱朴子曰長卿爲其然識者當付之於後
何恤於寧和乎且前賢多赤識之獨皇王褒過耳故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高辯訓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欽然猶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豈況能知故靈陵太守殷府君伯繙高才儻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廷其所欲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權頓陸沈士人不遑寧處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爲違宗君子行道以匡君遊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閒閭盤桓以遊以正俗也陵遲頹解於天民之懷悴也又故申書郎周生烈

遠英偉名儒也、亦
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
尼憂道者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
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守道者也、漢世游林
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奇、曾不能
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識
而林宗既不能應有爲之主、立
之益、而遯逃不仕也、則方
之仲尼、乘桴浮於海、
之徒、非全隱之高尚
於四

遠英偉名儒也、亦遵道、遵庶幾樂道
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遵道、遵庶幾樂道
尼憂道者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箕子守道者也、漢世游林
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守道者也、漢世游林宗法當也、仲
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奇、曾不能正、世務交游、林宗傾
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識鑒、取定於匡、危易俗、不
而林宗既不能應有爲之主、立憲武之徒、能
之益、而遯逃不仕也、則方非救世之
之仲尼、乘桴浮於海、牧司
之徒、非全隱之高尚
於四

抱朴子曰、漢末有衡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薦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與爲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之間、又表薦之於令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言宰郎云、惟獄隆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論於口、耳所曾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其字、或以雄呼之、可無、語過此、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然攘臂厲聲、慷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盼睥睨、視瞷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刻漏、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無有入法應死之罪、又仁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詭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褰裳角於杜、

口就吹之、乃有聲、劇而無所顧忌、尋于時已全據江東、士立莫盡思而不組、表意乃示衡省之曰、但欲使輔導之援、共距中國、使諸文悌百萬、欲結孫權討逆、而更刀兒視之者、此可地、表悵然有怪色、更書之、衆所作有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校之無一字錯、乃各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罪、以地表布見此、大辱人也、而論更

詣衡、衡騎傲轉甚、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即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謂士莫復足於荊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劉表、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臣、方收英俊、而殺賢士、黃祖嚴酷、猶能容忍衡、而施用之、祖長子射、甚愛一百萬、欲結孫權、孫權討逆、使諸文悌、

軍黃祖、祖大兒黃、
銘一過而去、久之、
其名耳、我一覽、
衡與半字曰、疑此
願榮顯、是以高游
故開口見憎、舉足
其死哉、猶梟鴟狐
之海也、文舉篤之
必死之病、俞附越
而復走投荊楚聞、
能得、非能得而弗
者衡之虛名也、子
所論者、衡之
實病也、敢不寤藏於
指南、投
杖

抱朴子

鳳林不能幽騏驥兼然修已駿刺、
迷而不覺、
行慳人、
乃不分明、
衡曰卿子

於折中乎、

詰鮑卷第四十六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樹之君、以統其理、君天下、長諸侯、諸侯建國、以統大夫、大夫有家、以治其事、家有貴賤、以班其職、隸屬役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沌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柱刻漆、非木之願、掖鵰裂羣、非羽之性、荷軛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眞、伐根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腳、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貴夫死而祖生欣、壹無竟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

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親不和焉而孝慈亡曩古之世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洪然不擊恢爾自得不競不爭與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土歌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魚鼈遊於園池饑虎可履虺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于戈不用城池不設鳥獸之間相忘於道遊疫癘不流民穫考終純白在胷機心不生舍鋪而餔餐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生道德焉既喪爭端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降及叔季智用巧生飢寒有作財匱力竭以爲坑穽設罻羅以奪民財安得嚴刑峻法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貪滄淵深丹綠於勞穢傾嵕搜寶泳淵探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欲金玉土木於淺智構堂宇以居之觀之禮飾

於淫荒之域而敝其大始之本去古日遠書林稍墜尚質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兒可欲則眞正之心亂勢利廉恥之器長侵劃之慮參錯無涯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築室之徒得燔人宰諫者補諸侯雄方伯剖人心破人胚窮騙淫之惡用炮烙之虐令斯人雖有性雖凶奢慾安得施之使彼集事酷慾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曰君臣既立戰慄日滋而欲攘胥乎桎梏之間慾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朋黨之上百姓煎熬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慶整之以刑罰是猶鬬沸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壅之以撮土以障之以指掌也

拖衲子冀難已蓋開沖志既開峯澗升清峯隆俯請峯沿俯償乾

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
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
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乾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
肇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處毛血是資結草斯
旨服八無六親之義卑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庶品蠢蠢飛潛
動植則慕賞長鳴鼓翼爭力均則爭鋒勢鈞則爭命分職宇宙
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長鳴鼓翼爭力均則爭鋒勢鈞則爭命分職宇宙穆
八之作愛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構宇以仰
庇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
生安有詐愚凌弱暴寡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
歌作蕩蕩之化成泰階既平七政遵老

摛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而樂作而刑措也、若大者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泰也、若人與人爭、爭奪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爲欲而忍之、無治柱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鬬過於公戰、水石銳於干戈、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古質樸蓋乎、

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人不服、則君安便應脩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

樂作而刑措也、若大者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人不服、則君安便應脩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

交戶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甲負、或黃熊夢、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象、皆在

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聖、或以彰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靈應之來、孰

命之符、或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雖論所尚、唯

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雖論所尚、唯

質自然請問夫識毋忘父墓生之性
然性不可任必毋
古者生無棟宇死
毒烈以至殞斃疾
無醫藥葬
無槨衣
于今賴其後聖
死則捐之中野
爲生臊之食
爲偶不假行媒
如木石
其心則所爭豈必
足用致侵奪矣
形之日賊殺并誅
起於自然也
亂其理何
矣明王在

羣后謹規坐以待旦、眯朝昕食、
聽興謠以屬耆鑒、履尾而交暢、
制峻綢密、有犯無之、
之惜路、感乘倫之不錄、疑作威
鷹揚以彈違、虎臣叔鉞於方猿、
之使無所聞、則盜
所訴無疆所憑、而
憑家爲政、
而狂狡之黃變、世
而徇放
掠殺而良善蹄挑、
以待禍無
入皆棚蕙何異
馬衆拖檜而乘
氣節物樂勝則
生咨附所安、本無
擾鷹鸇則鳥亂有
生、君臣
也、
既立而變化遂滋、
困奉上厚則下民
食、雜
飢

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
寶、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
不已之欲、非鬼非人、
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衞
民之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
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
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疎
而政亂、故設鹿臺之金、發鉅橋
之粟、莫不懼然、況乎
而不聚、金
爲太泥乎、本無軍旅、而不戰
桃林放馬、
爲幛濯裘布被、
盜跖分財、取少爲
讓陋處之魚、
相煦以沫也、夫身無
以養、倹以率物、以爲
美談、所謂
成乎、寄茨土階、棄織
而不敝民、罷乎、休牛
之粟、莫不懼然、況乎
本不聚、金
發鉅橋
之粟、
而不敝民、罷乎、休牛
桃林放馬、
戰干戈、識囊
弓矢、猶以
被葵、雜囊
倹以率物、以爲
談、所謂
在公之役、

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政劫非人情也衆刑之威禁民競之狹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哉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虛設錢幣勞我清靜財民自正下疲憊則枉法以營私上不足則加賦以取給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故曰待之不休奪之無已而禍亂深峻奈何欲禁非而猶更所以爲偏焉大臣所以禁止也關梁所以禁非常所以爲僞大臣所以因之以救禍扶危而寇者益之以爲難此皆有非焉徵斂量所以檢僞而富貴之家所利重役所以困之以爲貧無城郭且夫細人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傾土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畏人執與之可利無金寶之

國僵尸則動以萬
其虐亂天下無
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
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
以掩身形而今則乏黼黻錦綺
而今則煩手淫聲驚魂傷和吉之爲樂足
林漉淵宰割羣生豈可以事之有過
士稷禹贊事卑宮溝洫使民以時崇
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
藜羹糞飾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
黎庶安矣何必虛火災而壞屋室異風波而塡大川
乎

抱朴子曰余既駁之矣後所
不能識哉余論而牒詰之云
鮑生謂上古無君之論
生曰八君探
難得之實

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采雖怪之寶、
不爾者也、今閒處之爲君也、捐金於山、處窮之爲
谷、蔬食菲服、方鼎之監門、其不踰淵剖珠、
之鑛、越海製舄、翫於絶域、掘丹青於嶮
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
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
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
庖廚供羞、則有法膳之品、有
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
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鮑生
抱朴子詰曰、王者処妾之歎、聖人興天
地合其
所御也、聖人與天
意、穀帛積則民饑寒矣、

德者也其德盛天地合豈徒異哉
乎乃所以佐
服廣本支之
數多於男焉
王所宗豈足以
路且秦周興九土之
記及漢氏地理之
書天下女
供玄紘之
盈慈而已
帝百僚以藉
田后妃將命婦以蠶
織下及黎庶農課
有賞意脩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
用家有備凶之儲
國有九年
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饑寒
禮讓以興
之世百姓務農
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
不可勝計然
而士庶猶侵服鼎食
牛馬蓋由於賦斂
損下也至於
季世官失佃課之制
私務浮末之業生
穀之道不
而犯非者眾鮑生
乃歸咎有
君未若識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
不實責牛飲之
干貶履畝

興太半、但使後宮依局禮租調不
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卽鹿無
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綱疎獜漏、都無綱
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況又加
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饑
至下不堪命、富法犯非於是乎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蜚虱不
身何足劇乎、但慮富者無知止
以一蹶之故、行以禁約之慮、惠乎無主也、但
彌張賦斂之重、於往而終身不
也、而言有役重於疲於永務、饑寒所緣、以
時爲無賦役以相供
饑寒並至、貴賤間鷹鷹舁平之世、三代有道之
能固窮、亂者、諸侯不
元首股肱、朝新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
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
鮑生曰、

主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晨昏將何爲懈及
施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
用用者不賢夏桀指天日以自喻秦始憂萬世之同謳欲致傾
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久惕廣納規諫詢鋤讒以待聽善責躬
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危何慮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義倫敘
恣荒則姦宄作王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敏想喬瑞引
誘幽荒欲以崇德遵威厭服殊俗也雖玉璞何益齊民乎
景星鳳光以招仁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君乃
以表襲和之情元龜之雅冠曰含象嶷嶷階
於阿閣會象嶷嶷
清滔此蓋鼈所致
遺卻誘敵王基參
瑞物豈可以

此謂古昔然
事未見盈文之尾則知
則知非徑寸
越裳之重譯
之口故王母之道使
鑾貊不可以
周室非之王
足知惠治妹方化被無
以亮庖也所
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
以貴之者誠
也非儉膳而踰越
多於期而云
不亦宜乎鮑
不用無益於費民源遠
體大固未易見鮑
生民人者恐慢
廣故嚴城以備之
生則邪正存焉爾
侯王設險天垂
審嚴城伺譏禦酋
抱朴子詰曰
肇闢萬物化
人知凶醜之自然
淫君召盜故取法乎謹
難移猶春陽
之不能榮金石冶容
慢藏愚之
法乎謹
門有擊柝之警
雨儀

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也天實使之角也鳳之距也何必曰用武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禦猛虎豹之暴而鮑生欲裹甲冑蜂童執毒以禦猛獸會禽嘲盧以打網雞山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若合符節豈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苟無可欲之物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蠻民競之大賤由乎分卑蜘蛛之不均異楚之反兵起爭一株之桑越人戮力而并金門或釋而蹦玉堂或委而登

就之世八八相食譬若禪跋遮則請侯子無迸則于公情實訝言析理愛憎者吞聲而歌德朋黨者沒齒無怨而已獄不獄明揚厲西蜀釋之棄此採

畢斃或投磨方而并金門或釋而蹦玉堂或委而登

卿相、或自亡命、而爲士滌、伯柳達、謙、八解狐廳、怨家、以致、亡、以推賢、啟問於時有君否耶、又云、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意、昔、臣、非非謹人、解狐廳怨家、亦君非塞田之意、昔、臣、在職求合其然學、至於八政、其燕其虛、虛、

疫癘以孫、凶荒、豐、任、延、

后稷躬稼、有虞親耕、堯舜年、爰爰參參稼、我庾維億、

民食其陳、陌巢、開而斥、蓄壤、邵、積穀爲、

叔敖創期思、而家有廡巢、越過邁三穿之巧、而閭右、

教九眞之佃、而黔、君之時乎、

知止卷第四十九

抱朴子曰、禍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

8 8 8

軌之路、違險塗以避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緡、可謂善於形外、覩堅氷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漏之前、瞻九犧而遊深沈、望蜜蔚而曾逝、之火、纔弁弭機、識玄凌儕獨往、不託巢於聲者之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豈器大量弘、寄心遺萬物、可欲不能撓、近理不反乎、絶軌也、唯徒令知功成、兼介其純、嗜欲神參造化、滑其精誠、荷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者身退慮勞、大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藏、鑒彭韋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補、觀越種之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絶景、辭生遜亂以全潔、二難之惑、方之陳賞、不足以揚手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賞、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轗軻於載重、或獨是隨於衆非、或盡忠乎、

計於兼倉、或倡高鐸之禍、
故有蹈高蹈異、獨不
士子長蹶臂乎、無
宴樂教平、奚、值
子以九衢霸越、
辱以及之、不
決在撣吐、我不
禍莫大焉、能修此
謂有一言、以
救、非將速身禍、
樂之者、奈、獻納、
哉、夫殫縗紛紜、則
欲不可滿、達人以
策而不詳哉、蓋知
趾也、無足者、禍之
所鍾也、生生之厚、
殺我生生矣、宋氏
引諸之
鄙所

之、不免焉、公旦之放、
伸危之行、賢生遜
破惡、自起、以勝
拓疆、交
暨、
起之害、
下

人張誠欲其決而實速蓋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方斯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洪波幽通而水族安焉大廈陰動而鼯鼠竄焉故知進忘退斯之以不止者跲不倾蹉凌波而無休者缺毀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由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嫌我設養由之射于百步之外而不識以弛張設置乎庭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曰當貴者豈其智高當危而危者有意欲危而危者不必識亂而亂者多焉之表伐木於高言不於繁基之際議治國不於童孤之中古人所樂時之宜然也仲尼厄陳蔡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鬱以隱形骸亦有深不獲已也亦有深識治亂

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
有委灰之光者章爲秋痒之端曰中則
成功者退取諸物則溝盈虛之數諸身
則嘉謀偉績生焉是以君子慎之猶不
及其盛衰人主而加樂文不恤者滑疑
童謠之作所由起也夫物不可失斯也
且夫逸豫在躬而爲離此言者打樵于
糸已不識條理者深慙糟舍法度者
曲繩矩則思瑣碎者此地者不亦燃而
入則思瑣碎者此地者不亦燃而入則
爛於左右輕體曲折足躡容與之節
而折足躡容與之也然而入則
裴廻露之曲足躡容與之節
歌妙舞宋細腰金
交觴兼舒於韋第盥
宋之巧陽阿之妍口吐
悅耳咨嫫心密宴繼
醪酒不藏仰登
綺閣水殿房
俯七清泛

映清淵遊泉林之丹碧戲鱗濯濯文鯈澹澹縞霓雲鴻沉輪至止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千旗雲翥傾國傾城之麗甲璀錯得意於後乘嘉旨飴甘言託於後乘嘉旨飴甘璀錯聖明之鑒滿耳而入諂媚而出豈不惑乎同爵于時妙辯然竟蔽主之聰八謂伊呂嘗屈其術以干湯武豈嘗辱其身以悅人哉謝鼂錯之說在乎忠景帝納之以爲朝策之相爲高尾大賢之說在乎忠景帝納之以爲高尾大賢之說在乎忠景帝乃墨刑反亡聞哉若乃墨刑在乎忠景帝乃墨刑反亡聞哉若乃墨刑在乎忠景帝乃墨刑反亡聞哉若乃墨刑

通塞命也。窗時者何慮於沉滯知命者何慮於浮鈎。精勁之氣。而不以擊。則萌蘖不能斷焉。到華發而不以擊。則瓦礫積其上焉。是故知命者。達者爲賢。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鬪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蕘蓼。唯以窮者爲劣。而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窮也。唯以窮者爲劣。而知饒求者之所遺也。

流以效迹。離光非燧人不爍。楚金非歐治不劉。豐華侯發春而表艷。樓鴻待衝霄而輕戾。四獄不定。因庚桑以鷹揚。則有鑠不登。庸牙不推。賢則衷言不試。厚積直蘧平伸。以超踔。韓淮陰因蕭公以超踔。韓淮陰因蕭公以鷹揚。則有鑠不登。庸牙不推。

儁生由勝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說。鷹元直楚龍蠖之孔明。公瑾故能美名垂於當世也。籍弘動著於當世也。漢之未

年哉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不必定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故謂其詞煽或信此於之近清或適彼之清英雄而不能平心於釋銓衡而以輸贏爲爭競之場高韻冀識之勤斷斯累也又況於曾中拿有憎獨立旅非黨勝己忽異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喜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言或即於河清而滿已沒或竭忠勤而斥退也盡修德道不行藏器而時不與或俟於加於生民庸上之珍鬱於泥滓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遇西伯自襄迄今將有何暇而獨悲之不亦不

陋哉。瞻徑路之遠而瑕由之知。大道之西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善。豈懷悒鬱於知希。與。永歎於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少。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篇第五十一

寓言

抱朴子曰。余有人玄洎先生者。齠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芳綜河洛。晝競義和之餘輝。道靡遠而不測。以儒道爲干戈。岐談者黃老之無爲。術籌。俄而悟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益。遂爲城池。少。機神頓爲。戒而高。和寂。於是奉老氏冬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納。韜修翰于彫管。含金懷玉。抑謐華辯。終日爾爻。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

迹且與庸夫無殊焉
則未別乎聚石也玄
於將來豈能競見知
不見酬身卑而言高
遁古人六十笑五十
之剛也永之冷也火
之熱也豈須自言然
不能無長短之病養
晦自發不能止將有
數溺於水好劇於談
暑儒者敬其辭令故
無之不急爭細事以
過正之書損教益謙
委棄正經競治鄙學
者敬力之人旁
稱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
泊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
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
將何救於流徳信徒卷舌而竭聲復乃覺有
玉之堅也金

無賞解之客。倒屣異奏雅樂於未梗之側。陳玄黃於士偶之
徒口枯氣乏。雄抗抵掌。斤斧鍼壞。
忤愈遠致令憲容喪顏。醜言自口。倫薄之變。生乎其間。
謬不可救藥。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候識者矣。

自敘卷第五十二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
之有天下。蓋乾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襁褓祖爲荊
王恭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徙東郡太守。君義。其
以誅恭爲恭所敗。遇疾自絕於世。葬以君
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
武畿祚。以庸爲車騎大將軍。封下邳侯。食邑五
千戶。開國初。侯之弟。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
書文爲訟功。

而官以文私從兒行無罪名遂不爲論侯
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盡寸之報吾乃
乃自表乞轉封於義書至上請報漢朝欲
文辭不獲已受爵卽弟爲驃騎譽立宅舍」
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於博望里
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里于今基兆
江而家于河容與弟躬耕以奉他行遂南渡
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
之者洪祖父經學無不洗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
使才仕晉歷尚書海鹽縣臨安縣吳興太守廉能史中丞廬
陵太守建昌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閨不詳覽

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申書郎、建蔵、平、申、會稽太守、未辭而音軍順流、西境不、守、博儛衰之經武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都尉、統征軍、戒遏疆埸、天之所壞、人不能支、皷主欽若九有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大中大夫、歷位大中匘鄉令、萬年州最治、德化尤異、愚治刑清、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野有頌聲、路無姦跡、縣戸向實、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措而遠、君二千、才、朝總、進可替否、禮容詳彈枉軍國補闕、遷邵陵太守、莅於言、洪色弼違、而遠、第三子也、生晩爲、二親所嬌嬉、不早見書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試庭訓、餘寒困瘁、躬執未井稽承、顧言、勿暗襲、又緊連兵、先人與、鑑萬踪書、籍、之暗無所讀、乃負笈徒行、

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就營田閭處以柴水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所窩反覆有字人莫能讀書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覽於眾書乃無不暗誦精抄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不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風角望氣三飛符之屬入了祈不從焉由其若此自勞役不研九宮三基太乙飛符之屬入了祈不從焉由其若此自勞役不研太乙之法粗知其旨又不曉算術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大小雷公式經亦計此輩率是虛妄遂又廢焉用之事同出鳥情無急以省子書之有益如

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免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事今齒近不惑素志意靡值念撰道而還每具嘆慨無爲偶耕數灣耕存性命耳博洽之業於是日退也而駿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衣或藍縷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儀而終不辯自紗飾或身促而修袖或長而曳地或短不蔽腓洪勇於變言則洚實杜絶喘息不得其人終日默然跋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言洪稟性庶賤無車馬不堪徒行亦性所不好又思樂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闔門而息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宝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

不能憂也。貧無僮僕。雖落頓決。荊棘叢於庭宇。蓬藋滿於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悉其之役也。

霍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悉其之役也。不修見官。常至於甲大喪。省困疾。乃不得已。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損。恒復不周。每見譏。實於論者。洪引

咎而不恤也。實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己。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能推闇至之情。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

多衆豫親之好。神祇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絕之且。

浮離之交。合必須清澄詳慮。乃處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

苟違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

輕佮。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皎皎

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泰爲儒者之未。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

而論之不強則之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不致甚理使彼率不得自遣也彼者心者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雖或有間過也洪性深不好煩言長自少及與言者雖或有間過也洪性深不好煩言長自少及與言者然其久皆不知己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久皆不知己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義參與洪之血也不忍見其貌言終不或見濟亦不讓也至於粗用窮盡急合湯鑊之刑則喚求朋類之施必皆久漸有以分以濟人之非類則不安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足以待人之若殊自不知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善者用時或衝酒食設候洪雖不信四亦不

拒也後有以答之。赤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廉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懾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讌賞之賓。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遠。以將老。口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暨有識。遠以戲之。亦未辭不獲已。其論人物之優劣。則獨舉彼所短所羞之事。不喜訶譴人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

取謝有威勢者。則解裕疏以答。或有罪人之賂。或收錢物以求。或占鋪市舉。或奪百姓之利。或割人或挾使民。丁幼以充公。役或強而變七命之人。田地劫孤

家或爲逋逃之藪。

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變變譽之經貫人時或門者對以儻不識洪指謂民甲乙何如也其快事其會晤閱遲者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辨臧否使爭自區分而洪終不敢由此顏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比皆是必信德也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當允而洪籠絡與奪或失雅格洪益以此獲譏於士人雖門宗子弟之入其門宗成儀謁故法蘭人士無復定儀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忌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戚爭訟論評爲取評時令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間我使自此告人及聞我言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自求譽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自求譽則我

先生能軍

亦疾之欲取其首乃弃波亡走師旋且入之無人也雖父兄不全得之恨無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高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是乎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高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是見燭之明而輕入評物是旨賓彼上聖大賢乎昔太宗中石氷作亂六州之地村鎮業廢虜騎縱橫兵都尉誅累見敦逆義軍天都督遊說燕梓恐追蠭起合數百人與諸軍破之曰錢帛山積珍玩破地虜過海憂大舉人有急疾之義父母畏軍機不敢任意遂蒙洪獨約令所束諸軍旅進會攻賊之別將洪卽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銳無部曲隊伍馬皆負重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據得眾者洪獨不得貪利以故能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鼓鳴無所遺失以救

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職斬城。小帥。多獲甲首。而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夜。給布百疋。諸將。多封賞。將士。皆施知故之資。者。餘之十匹。又徑。詣洛陽。欲廣。其興。書。了不。論戰功。總。統。衆。軍。連不。受。賞。成功不。處。包。荅不納。存楚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遍。而歸。敵。又反於江東。皇。諮。詮。隔。會有故人譙國桓。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即。道。於。後。遇。詮。遂。停。廣。州。頻。爲。帥。故。用。不。金。甲。以。勞。之。且。榮。位。勢。利。皆。如。荅。既非。諮。物。又其。去。留。也。隆。隆者。絕。赫。者。滅。有。昔。之。不。善。失。之。得。

安能懼衆口之不足爲也且自度性質非駑而才至短以駑懦而卹卹於大致名位而免愚譾之譏懼衆口之不足爲也且自度性質非駑而才至短以駑懦而卹卹於大致名位而免愚譾之譏

世務則易繇修習之勤食養性非多靜默且知之謎難以不得借問而必不經貴世之士不交在位不求進取之路也是以車馬之跡不接門閭之中雖不出戶而見遠不能拒妨人所作詩賦論說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質非駑而才至短以駑懦而卹卹於大致名位而免愚譾之譏

山林之中雖不出戶而見遠不能拒妨人所作詩賦論說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質非駑而才至短以駑懦而卹卹於大致名位而免愚譾之譏

乃嘆曰山林之修道者必入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今通遠讀誦徒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棄捐人事絕離交游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來學適嵗誠欲以尋方平天才永不稱意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

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凡十五卷六十五篇

者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來學適嵗誠欲以尋方平天才永不稱意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

兒也更詳省之殊不

先生著作

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集十卷。今除所作子書。餘百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參慘憒不遑。復料護之。他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數省之。不能一更。寧輒示作文意。每一更。輒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餘百卷。乃計作文。妨廢藥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掌創子書。會遇兵亂。道路不復。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雜碎細小。自轉勝。成。尚

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仙傳十卷。又撰高尚傳。十卷。經七史之言。兵事方伎雜。占候醫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三

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誄詩賦百卷。雜書檄移章表箋記。

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百家之言。兵事方伎雜。占候醫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三

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八閒得失。世閒臧否。人倫得失。

藏邪神。而之事。屬道家。其外篇。

洪見魏文帝典自敘。未盡棋聖劍之事。有意。

戒棋奕。
惜寸陰。

而實不數少所便
鈍性驚寤所玩好
嘗鬬鷙走狗馬見
有若晝睡是以至
未知棋局有幾道
忘稼穡商人則失
貨財農家則廢於
愁於勿名之爲樂
而實煩粹喪於勝
負未分事儻者則
乱意思而妨日月
在位有國家者
七國幾傾天下
貨賂結怨諸侯
相魏無忌竊
魏害相加絶交壞友
往往有焉怨不在
大亦不在多
小隙積成讎
手滅重趾
定召賢猶

悔之不足爲也但無益而有怨恨之長聞訟之煩者皆戒以洪範之六極亦不在多之端相方凡民此謹則顏

鄭瓦手搏不及觀之兒童之不入羣。洪
目盼或强牽引觀之
了不
文擲今將具言所不
稱揚

韋編三絕以勤繙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苦戲墨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身躰既在六藝又可以學身但力不如亦一先生又精技棄善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身躰既在六藝又可以學身但力不如亦一先生保身之要法也余惭老病不能習之

韋編三絕以勤繙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苦戲墨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身躰既在六藝又可以學身但力不如亦一先生保身之要法也余惭老病不能習之

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手取八乃有祕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雙刀搪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一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會受

主者永無賞報之歎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邑二百戶詔討賊以救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害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普仲由讓應受之賞必言以彰德興小子豈爲多事國家方欲明賞以勸後荷潔區區之懷而距弘通之大誌故遂息意而奉承詔命懽慶交集拜受紱冕榮曜門閭光寵之盛值乎有道之運絕慶昆吾之冑華夏之譽遠振殊俗洪既感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志篤而述論衡九五絕聲

飛騰之經營激電髮如激箭之過隙況域未明而雉鵬有風折之志
有含穗之嘆揚烏有逆秋而零瘁者哉
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變或以德音被乎管絃
雖沈鱗於淵藏美談飄風翮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
肅雍況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讒發音則響興俗乖
跡與眾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
驥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應揚區域下無以顯親
美不寄於長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敘之篇名曰
旭朴子外篇卷之四終

古籍書店
年部 4冊
定价 4.50

4
400